

重磅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纳兰泽芸

李梅是我的师兄,我们共同的恩师是中国演讲泰斗李燕杰教授。李梅是李燕杰教授引以为傲的弟子,也是我引以为傲的师兄。

在演讲领域,李梅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是实力派人物。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理论方面,李梅对命题演讲、即兴演讲、面试演讲、辩论演讲,以及演讲辞的写作,都有着专业而精到的见解。而在演讲实践上呢,李梅更是名副其实的“实干派”,时至今日,李梅演讲日记有3142条。他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演讲,不是在演讲台上就是在去演讲的路上。李梅演讲最多的一天有五场次。

李梅哪怕已做了3000场以上的演讲,但每次演讲他都依然当成是第一场,他依然用第一场的认真、细致、用心来对待。无论是在政府礼堂,还是偏远乡村的中小学;无论是专家学者云集的高端论坛,还是中小学生学习会;无论是数千人的大场面,还是二三十人的小课堂,李梅都一视同仁、激情澎湃。李梅是真的做到了“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

演讲在李梅生命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他的演讲中,有“梅品若梅花香在,骨如秋水玉为神”的意境;有“风卷海浪花万朵,雁上晴空诗一行”的风景;有“倚马千言妙语多,双唇启合法无边”的功力;也有“心事浩茫连广宇,才高八斗似高台”的底蕴;更有“老凤苍亮言九鼎”的醇厚,“雏凤清脆开万卷”的鲜亮。

李梅就像一位漫漫演讲征途上的愚公,用自己的坚韧不拔和义无反顾去践行自己的演讲梦想。他知道,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不请自来。他说:坐等成功,就像是一个望着月亮变成金子的傻瓜。

他认为光有演讲不行,还要著书立说,正如他所说的:读尽世上所有书,不

见铅字一篇文。犹如开花不结果,蜜蜂箱中不酿蜜。目前他已经正式出版了五本书。李梅说他之所以去排列文字,是因为他要将心中所感、所思、所悟、所激、所愤、所乐、所喜的内心活动,在自我构思的过程中,意欲打造成一件艺术品。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出形式美、物之美,传达出心之美、内容美。

李梅对文字的坚守其实是对心灵家园的坚守,让膨胀的物欲轻一点,让铁肩担的道义重一点。文学和演讲其实有两个一致性,即深刻的思索与形象表达的一致性,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一致性;它们也都有一个独特的智慧,即生存、思辨、表达、说理、抒情的智慧;它们也同样可贵,因为它们都具有唤醒、教化与感染的力量。

“竹密无妨水过,山高不碍云飞。”李梅喜欢这几个字,觉得应该要像水或者云那样,就算生活有时候的确比较烦心、比较不如意,也要想办法去超越生活。要像穿过竹林的那泓溪水,就算竹林再密,也能淙淙流过;要像山巅那朵轻盈的白云,就算山再高,也能盈盈飘过。就算冰再寒,也会发出暗香。

李梅一直坚信,写作是一个永恒的事业,世间许多事物,在时间长河里都是速朽的。只有文字,能创造不朽的奇迹。或许正如张衡说的那样“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没有孜孜甚至“贪得无厌”的求索,就不可能有丰硕收获。李梅在书法上也是这样,炎夏隆冬,寒暑易节,他未曾放下过练习书法。他练习书法与演讲有着密切关系。他的书法文字就是丰富的演讲素材。即便如此,李梅依然低调、谦逊、虚心。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车内中空的地方;器皿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器皿中空的地方;房子之所

以有用,是因为房子中空的地方。正是这些深深的中空,承载了这些事物的真正价值。而这些中空,正是他的虚怀。

确实如此,现实中的世界和生活泥沙俱下,而演讲、写作、书法都是对生活的提炼、提纯,是沙里淘金,是点石成金,让世界如此奇光熠熠。而李梅,能将他那创造力的炉火,把生活的砂石冶炼成灼灼其华的演讲、文字和墨宝,怎能不让人心生倾慕呢?

李梅笔下的文字,都是他心情的爆浆,是历经年代和风雨的观照。而这些语录体的文字,更是浓缩的语言篇幅,也最有韵味,令人回味。一朵花有无限内涵,一篇文章里也有无限内涵。

每天,李梅奔波于各处的演讲台之间,云里雾里,风里雨里,披一肩星光,载一身倦累。他在四季之树的罅隙里,用文字涤荡身心,一句句流自心底的好文字就过滤了他的万千灰色心绪,透明了他的心境与身体。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独抒性灵的小小语录,淡淡地絮絮着人生。

无论是山野闲花,寒潭秋水,就那么淡淡地、小小地氤氲着理性、睿智、幽默而从容的烟霞。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南宋杜耒的那首《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冬天的夜晚,来了客人,我用茶当酒,火炉中的火苗开始红了起来,水在壶里沸腾着,屋子里暖烘烘的。月光照射在窗前,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幽幽地开着,芳香袭人,这使得今日的月色显得与往日格外地不同了。

我想此诗中之梅,亦是我的师兄“梅”吧!

最辉煌的 冰与火之歌

——《长津湖之水门桥》观后感

■封浩廷



英雄踏雪而来,消散于漫天星火之中,愿求山河无恙,愿求国泰民安。《长津湖之水门桥》,初识即惊艳。

水门桥战争是抗美援朝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电影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本片主要讲述七连三炸水门桥的故事。为切断敌方后路,七连受命炸毁水门桥,但美军早已在水门桥上设下重重防御。七连的战士们明白,远处灯火通明的美军阵地便是“鬼门关”,但所有人内心皆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身后便是新中国。落日的余晖,如同碎金般洒满了皑皑的白雪,七连的全体将士最后一次向挚爱,说出了那句言语了无数次的话——新中国万岁。

电影中最为突出的惟“真实”二字,是令人胆寒的真实,影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不同于其他战争影视作品,《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并未有太多轰轰烈烈的牺牲,而只讲求“快、准、狠”,荧幕中老面孔时常不见了踪影,不等哀伤又投入下场战斗,展示了别具一格却又无比真实的战争风貌。

要真正看懂《长津湖之水门桥》,就不得不将其与上部作品《长津湖》相关联起来。《长津湖》系列电影的暗线是伍万里的成长历程,我们看着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成长为成熟可靠的军人,一步步走向坚强、走向成长,隐喻着中国之少年如同旭日东升,茁壮成长,最终担任起大任成为栋梁。

影片的中后期,旋律与基调是悲壮与绝望。二炸水门桥时,平河带着炸药包冲进坦克底下,身躯被沉重的履带活活碾碎,请求连长开枪引爆,才终于在水门桥上留下了大口子。七连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挺过了一夜,余从戎终于发现电台可以启用,但接踵而至的是美军飞机恶鬼般呼啸,那一刻绝望如同倾泻的山洪将我埋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千钧一发之际,余从戎手持步枪,立于山巅之上对美军嘶吼着,将子弹对着长空倾泻而出。而敌机此时投下了大量燃烧弹,地狱的业火瞬间笼罩了余从戎,他在与弟兄们的告别中化为飞絮。他像太阳般耀眼,却倒在黎明之前。三炸水门桥时,梅生将女儿的半张相片咬在嘴中,向妻女道歉自己一去不归,带着最神圣的情感与敌人同归于尽。

影片的最后,七连只剩伍万里一人,点兵之时那句:“第七穿插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实到一人。”令人潸然泪下。伍万里归乡后,打水漂时仿佛又忽然见到了兄长,伍千里依然笑着问他:“你不是水漂能打三十下吗?怎么只打了二十下?”伍万里答道:“那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块特别好的石头,你就是那块石头。”伍千里温柔地注视着他,不再言语。而伍万里只是希望让兄长,也让七连看到这一切,看他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变成大家所期望的样子。这便是中国的传承,是永燃的薪火。

整部电影带给人最大的感触便是震撼,如同影片中的那句话:“没有打不死的英雄,没有冻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志愿军战士为祖国的一切美好而战,他们做到了,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谱下了辉煌的冰与火之歌。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谢谢你们。

清物下的历史微光

■刘晋源

一场关于东方美学想象的高阁古梦,琴、砚、茶、石等不入日常之物成为附庸风雅的便捷之道。但在《清物十志》的书写中,借由文人与物的关系向我们展开的文人世界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这些文人日常背后的世界为深处俗世的我们如何存世,如何消解外部标准带来的困扰,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在消费时代,物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在某些时刻被刻画为相互对立的局面:消费主义对欲望的铸造,物质追求的羞耻心。但在李溪的《清物十志》中,尝试通过文人之物所展现的意义世界为此厘定一种更为广阔的关系,它可以是“清”的,是“真”的。几作为

古人倚靠的器具,在用中成为象征君权威严的物象,却也在卧中一同与文人遨游于天地。剑作为杀伐之器,在理性的天下公法中被批判削弱,但其背后侠客少年意气的赤诚与赠知己剑的情谊却不曾消解于历史长空中。物在与文人生活的切入照面中,是文人失意、闲恰、自立时的良伴,与其生命交相辉映,成为时空中彼此脱离世俗规定的存在。

种种关于生命如何存在的思考是宏大的命题,却也是个体平凡的生活,在作者缜密、真挚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借由文字在大脑褶皱中激起的灵光而做出自己的解答。

“段”章取“议”

1.现代散文里,对山水的书写往往被交给了“游记”这一特殊文类。山水,在现代自由个体这里,成为要去征服并占有的对象。在这个行动中,散文传达出了现代人的情感——个体内在的自由。所以,在现代游记里,山水是用来欣赏的,伴随着安全而又舒适的享受。因为现代人拥有稳定的、静态的“自由意志”。然而,纵观文学史,不仅“山水”在各种世界观念和话语中流动变化,对山水的“观

赏”本身也是历史的、变动不居的。对于不同时代的游记散文的写作者而言,在每一次对山水的“欣赏”过程中,写作者主体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在变形、流动。

——胡国平 说

2.以微信、微博、抖音等为代表的各种应用程序,在带给人们以全新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新的文艺形态: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电影、手机游戏、数码

文艺、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后人类艺术等。这些新的文艺形态,不仅扩大了文艺批评的对象,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传统文艺观念,丰富与重塑文艺的时代内涵。我们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些新的文艺形态,如何构建新的研究范式,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宋刚 说



作者李溪的写作中对文人画、诗词拓展的分析解读,似乎与日常的生活关联不大。文人的世界在现代的今日看来,像是